

無可加而獨大內黃白充牣積貯朽蠹此孰  
非四方所供者而忍不以救四方之急也自  
古鹿臺鉅橋無救商亾瓊林大盈祗以藉盜  
今事急矣天不雨金地不湧錢惟有懇乞于  
皇上而已伏願慨發帑金五百萬立解軍前則可  
以濟萬姓之窮可以壯三軍之氣可以易奴  
酋之首可以結慙虜之心使天下知

皇上之于財能聚亦能散聚之原以備急散之適  
以得衆但使金甌無缺玉曆常凝則人土財  
用終爲我有安富尊榮千萬斯年矣何必效  
細民之吝嗇也

一保形勝之地孟珙有言護荆襄如護元氣遼  
陽以形勝之地當夷夏之衝卽今之元氣也  
國家定鼎燕京原與都秦都洛都汴者不同  
彼皆據河山之要阻邊塞之長而今沿邊迫  
虜視遼陽則肩背也夫鬪者未有爲人拊其  
背扼其肩而能勝者若遼陽不守國何以存  
顧守非持重不能非捷法不能非以戰爲守

以守爲戰不能以臣所聞經臣布置有法彼  
其因敵制勝臨變出奇當自有秘密無容測  
度而臣猶願借筋者田單之守卽墨也謂燕  
人曰吾惟恐劓吾之軍恐掘吾城外塚墓也  
燕人從之而齊人大憤今奴酋殘暴醜淫獨  
不可以激吾軍之怒乎王剪之攻荆也日閉  
營休沐士卒使士視營中投石超距而後用  
以覆荆今遼東殘破而勝氣未復獨不可以  
養吾軍之銳李朔之伐蔡也得降人李祐李  
忠義許以官爵待以腹心而竟用以入蔡擒  
吳元濟奴酋父子外所劫諸虜獨不可計而  
致之利而誘之使相猜忌乎萬仞之顛疲羊  
牧之萬金之堤螻蟻穿之奴善用奸細因奸  
細以用間尤神于間也兵法千言萬語不外  
乎多方以誤之今奴退伏或玩我勞我懈我  
皆不可知吾惟不爲所悞則彼自敗矣天下  
事莫大于遼禍莫急于遼必先固遼陽以恢  
復全遼則奴酋縛而諸虜畏是在

皇上嚴勅經撫按鎮諸臣開誠布公齊心竭力勝則同受上賞敗則同膺顯罰職無敢置喙矣一聯屬國之援朝鮮素稱向化頃以萬衆殉劉縱曾無退志且屢以夷情輸我其忠義可嘉也但其國兵素弱儻奴酋乘我師之間而吞之則我益孤彼益張夫奴目中久已無遼而未敢直犯遼陽者畏朝鮮之擊其後耳若無朝鮮是無遼也謂宜亟請

國書諭勞其君臣多齎金帛犒賞其將士使整兵境上而又出銳師佐之斯樹藩籬以成犄角計之上也至虎墩兔憨苟可爲我効力則我何愛厚賞此在臺省諸臣言之鑿鑿卽撫臣周永春請以身任皆勝算也何不及蚤行也至金白二酋頃欲入開元以爲我屏蔽無人敢擔以致殘破今欲得其旁裔亟宜爲之撫慰使招部落以圖復仇皆急着也何不及蚤行也大都御得其道夷狄咸爲我用而可以孤奴之黨御失其道夷狄咸爲我梗而且以

助奴之虐微乎微乎力主而速行者大臣事也今大臣多缺帷幄無人將誰與決秘計乎一守門庭之險昔唐人潼關不守遂使安祿山直入長安金過宋太原關仰而笑曰險塞如此使我得過南朝可謂無人山海關古稱天險而今垣墻圯壞守備單虛猝有叩關之驚直履若平地耳按臣王象恒疏請修築城網繆牖戶良策但其期欲速而工欲堅該部何遲疑不覆失時悞事也更望

皇上慨然東顧添設精兵鎮此咽喉而天津昌平新到之兵俱當移駐山海使督臣練之以成率然之勢以壯金陽之險令外與廣寧相應內與薊鎮相聯則門庭既固堂奧晏然而內地人心可無驚擾逃散之患矣

一重根本之計京師天下根本

九廟憑依萬靈呵護固萬萬無足慮者但居重御輕立國原有深意處治防亂保邦自是常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其來兵之上也京

城地方遼濶武備單弱人雜冗而難治餉虛  
冒而難稽平居洶洶已自不保倘胡騎逼城  
能不訖然潰乎伏願

皇上速簡文武勲戚遵

肅皇帝庚戌時例預以分派各統精銳監以科道  
重以天言問誰爲畫地以固守問誰爲鼓衆  
以先登問誰爲明法以詰奸問誰爲持籌以  
覈餉此皆事之宜先定者也而又多補閣臣  
運籌于中嚴責樞臣調度于外又預檄各處

督撫按鎮期枕戈勤王無若庚戌之變仇鸞  
擁重兵而不前也又宿重兵于通州使謹護  
糧餉無若宋人之愚棄牟駝圍而不守也他  
如鍊火器繕兵甲鑿地道築城垣撤廓外之  
民居防倉廩之風火嚴緝妖言左道痛懲把  
棍奸徒凡此未然之防皆事之不必諱時之  
不可緩者慮危危乃不至防患患乃不生狡  
奴聞之又焉敢內窺以就擒哉

一嚴海道之防山東北拱

神京南接留都漕運海運關焉會城設有鋒兵  
登萊設有水兵僅足固圍防倭之用尚多捉  
衿露肘之虞自遼警震鄰前後發者計四千  
餘人而東方之行伍空矣倘奴酋入犯將何  
禦乎議者謂虜長騎射不便舟楫職竊以爲  
不然自登州抵旅順原無大洋順風揚帆頃  
刻立到聞奴酋用事多南人習水戰彼扼于  
遼陽兵不得進安知不以烏龍江之船從登  
萊入乎况東省連歲荒歉龍鬪地裂之異旣  
見于前豈怪風變之災復乘于後考之傳紀  
皆主爲兵若使奴酋得逞指天津則

神京震據運道則脉命危蹙躪內地魚肉生民  
禍當有百倍于遼者頃撫臣王在晉按臣陳  
王廷疏請增兵增餉皆忠盡極思老成長慮  
非爲東方計也爲天下計也此非

皇上所宜申飭者耶至若登萊道臣陶朗先英猷  
偉畧壯志籌邊永平道臣袁應泰卓識奇謀  
真心任事誠以東事寄之當有掃盪挽捨廓

清遼海者今議破格用人請自二臣始也

一慎兵將之選自遼師失利將皆裹足兵皆縮頸若以遼爲阱而相率不前者何也無勇敢以倡之無紀律以閑之也兵者殺人之戰者殺人之事必素有矯健雄行之氣且有願附功名之心斯可以勇猛直前而不靡故曰兵無選鋒者北今四方召募多乞丐傭流或公府坐派計藉則有轉盼則迹未見摧鋒陷陣徒聞殺擄搶奪雖百萬何益蓋其氣不揚而律不閑也若鋒兵之選擇募卒之訓練誠兩得之且計今中外用兵非增添數萬人不可若募近畿以備不虞則慮有里甲之費調土可以資獷悍則恐有道途之騷大都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患未至而爲之則爲輕動患已至而爲之則又無及與其臨渴掘井孰若未雨徹桑此二議者願

皇上速勅當事酌行之可也廼將尤亟焉將者三軍司命必深于謀精于術敢于戰而後可以

主張三軍今率以廢弁及見任者克之恐夙  
將氣盈于富貴廢閑力倦于馳驅孰與使新  
進老成並用也迺選將亦有三要韜鈴熟諳  
廉勇着聞當大敵而神閑總羣材以善用此  
大將之任也亟收之又有精天文風角之占  
窺太乙奇門之秘神出鬼沒陰闢陽開此軍  
師之任也亟收之顧二者世不多得此外惟  
取扛鼎穿揚不以談孫吳而先膽力但欲舉  
旗超距不以攻文墨而泥資格誠得良將統  
精兵又以紀律閑之卽鞭撻四夷可也

一議理財之道自古師行糧從今師有加而餉  
無措計臣心苦矣臣子萬不得已而請內帑  
此困極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之情也倘蒙  
皇上俯俞濟一時之急實望外之惠也後此將安  
繼哉緩之時日則西江無救于涸鯁取之零  
星則鄧林不供于野火計不得不變而通之  
試觀今之天怒地震物怪人妖白氣亘空城  
環赤水何者爲常而猶拘執不變也諸臣有

言留都鑄錢京東水利者有言陝西羊羝蘇  
松杭織造江西磁器當盡改爲折色者有言  
冗官當裁冗費當減詳查開納事例者未易  
縷陳總之當審時度勢以濟時艱是在計臣  
熟籌以請悉心以詢也昔管仲霸齊計然強  
越劉晏興唐皆以偏霸之餘從殘破之後猶  
能使公私兼濟軍國充盈豈今天下無可生  
之財乎無善理財之佐乎若不講于生財之  
道又不謀于理財之人徒日攢眉蹙額爲持  
鉢狀恐言利小人交通貂璫乘機煽惑將磨  
牙之虎擇人而食伏莽之戎遍地爲害矣  
一昭勸懲之法職聞行師者用命賞于朝不用  
命戮于社東征歿事諸臣若劉綎杜松潘宗  
顏等業蒙命優卹矣若姚國輔竇永澄劉招  
孫叅遊而下至延寧甘固之精卒川陝江浙  
之銳士皆馳萬里之勞歷三冬之苦一旦肝  
腦塗地誰爲招魂而啟釁之庸撫畏避之懦  
將偏懷之經臣猶使覲顏于世何政令之爲

也城濮之役楚殺子玉鄢陵之役楚殺子反  
故再世而強彼偏霸之國猶知有法况

聖明在上乎今到任一日之王文昇已斬而開元  
不守不問是以文武異法也殺一人之浙兵  
擬辟而土兵盡逃不問是以楚越異法也伏  
望

皇上大奮神斷速查東征歿事諸人槩從厚恤若  
孟浪失事諸臣速正典刑以爲辱國覆師之  
戒庶褒一而千萬人勸誅一而千萬人懲矣

一安內地之民自古國家長治不亂皆賴德澤  
以濡之法度以整之雖外有邊患而內無逆  
萌根本培則枝葉之疴易瘳也

皇上初年勵精圖治惠養元元天下晏然清寧矣  
自礦稅四起而海內囂然喪其生樂之心自  
靜攝多年而法紀蕩然莫適道揆之主今將  
士殞于疆場糧餉疲于轉運丁已逃而懲愈  
迫民已窮而賦愈急語稱勞民易亂昔秦逐  
匈奴而陳勝吳廣發于閭左隨征高麗而楊

玄感李密起于洛陽殷鑒不遠禍亂昭然况  
今燕趙齊魯同告災荒秦晉川湖同苦徵調  
而援兵所過騷動惡少巨猾聞警思逞白蓮  
紅封跨州連郡妄希大事者不可勝誅也當  
此邊方擾攘萬一草澤奸雄乘釁而起一夫  
大呼四方響應

皇上卽欲高拱深宮能晏然已乎伏願下罪已之  
詔霈更始之仁盡撤中使與民休息

嚴勅省直撫按諸臣極力撫循多方賑恤援兵經  
過必體其跋涉之勞饑渴之困速速爲應付  
勿使藉口以擾吾民至地方但有奸人卽期  
撲滅斯內地安而我猶得以全力制奴酋也  
一審議論之宜昔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寡後人  
嗤之職謂議論何患多國家有事正欲集思  
廣益博採詢謀以佐廟堂之缺獨患盈庭之  
言無敢執其咎耳軍國重事毫釐千里故計  
有偏全着有先後治有標本時有緩急伏乞  
皇上千羣臣章疏無槩停寢卽發閣部九卿科道

從公商確言求實效無取虛談功欲立成無  
從迂慢更望

聖明裁以睿斷則羣言自稟折衷矣至諸臣論事  
當此軍興勢迫更宜各秉公心盡捐私意謀  
猷相濟何妨面質之訂意見偶岐當諒生平  
之素言脫于口須知人洞肺肝智益平時寧  
謂史無褒貶老成已見彫謝兩賢可復相厄  
世道方慶和衷聚訟自宜永杜天日昭昭在  
上勿因世變而傾正人

祖宗默默有靈勿藉時艱而植私黨偏執自用殃  
且及身深險立心禍當誤國匈奴未滅安問  
身家君父有憂敢借頂踵齊力挽乾坤氣運  
人定自能勝天同心扶社稷蒼生內安斯可  
攘外庶羣策集羣力舉指日馘奴酋父子在  
此師克貴和之一言也自有奴難以來諸臣  
披心苦口仰祈

聖鑒者多矣何俟職言而職猶掇拾以瀆者誠見  
夷情孔棘國步傾危災異頻仍人心渙散若

不蚤圖必至潰敗莫救職微謹罄血誠伏懇  
皇上垂察尤願諸臣黽勉罄竭無徒諉之  
聖明付之氣數也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敬陳防夷十要仰備  
聖明採擇以佐

廟議以固封疆事自遼東急而兵戰有玄黃之鬪  
無黑白之分然朝廷之事在廷之臣言之職  
不敢出位以招嫌封疆之事封疆之臣言之  
職不敢緘默以釀禍齊遼接壤戍于遼者待  
食于東省官于遼者帶銜于東省休戚相關  
安危相倚遼之事卽職之事也職不爲迂說  
傷煩亦不爲套言了事運官傳來遼報更密  
于京邸職有慨于中久矣謹摘陳十要頗關  
肯綮者冒昧上聞乞

皇上一垂聽焉

一曰嚴海禁職見經略熊廷弼疏云營兵逃者  
以百計五六十萬兵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  
孫吳軍令亦難禁止又民心無仇賊之義瀋

陽已逃盡遼陽先逃者不復返見在者不能保其不逃夫遼陽非四達之途也山海關爲咽喉守關而逃者安能飛渡然則軍兵之逃將安之耶逃于海者自海禁弛遼人無固守之志兵不肯守而募土兵土兵又不能守而召各路之客兵土兵豈不畏死賊至而不肯相搏以瀋陽爲死路以山海爲生門開此徑竇足以亡遼矣然海禁由開者以通糴也今齊淮諸商望遼則竟搖神蕩而遼人之望齊誰不脛而思走哉然則弛海禁祗便遼人之逃何濟于遼查往疏亦止云暫弛不許夾帶私貨以杜通夷之竇豈部臣亦預占其不便耶南宋嚴禁開廣浙淮海泊商販慮爲金人鄉導在昔已然及今禁之職猶云晚矣

二曰緊盤詰海禁嚴矣曷云盤詰他船可禁也運船不可禁也職自入境嚴檄登萊運船不許夾帶凡回空一一查覈然與其盤于抵岸之時莫若盤于下船之日運軍得錢何人不

可攜帶何船不可裝載一登舟開洋島可藏也朝鮮可往也江淮浙直閩廣可通也何必登萊此船不往有他船接迎何必登萊之運船藏于島則爲盜入于內地則爲姦細散于江淮等處則爲逋逃之民奴酋之耳目遍于海外心腹布于域中可來可往孰禁孰止八月間兵部疏已有出關軍士從山東海船逃散等語然則金復海蓋之間定當嚴飭監司于運船回空開洋出海之際查驗腰牌面貌放行倍加緊切有夾帶一人南行者坐以重罪則遼人有守土之志客兵漸消逃散之心而奴酋不得縱姦細以窺內地矣

三曰守金蓋蓋今之策遼者謂遼陽宿重兵分布已定可扼吭而拊其背矣獨不觀項王之守雍丘乎雍丘守而漢不能東項王以爲可高枕臥也孰知淮陰侯信走故道襲雍而章邯董翳司馬欣之師皆潰三秦傳檄而定今奴酋之距金復海蓋明明有正路非若故道

之爲紆徑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襲海蓋則遼人必不能兩顧又如以重兵攻海蓋遼師自顧其積聚不得不發兵以救援兵出而彼以輕師掩襲于途遼兵畏奴如羣羊遇虎勢必奔竄遼師潰而金蓋與之俱潰矣奴兵每入犯不能齎三日糧故食盡則奔到處搶掠貨盡則奔今以四衛之沃饒踞我如山之積此處可久駐以窺朝鮮躡登萊絕糧道遼兵餒而逃遼陽非我有矣說者曰遼陽守則奴酋內顧其巢穴不敢深入也夫奴豈必傾國而傾巢穴耶以數萬人守而一二萬人攻之足矣且遼陽亦僅能自守而非出戰之兵也如可出兵傾其巢經臣必爲恢復開原鐵嶺守瀋陽之計矣今金蓋雖添設道將調戍兵馬不知道將何時可到兵馬何時可集賊來風雨寅不待辰似應

嚴勅經撫二臣就近分撥截其來路防其奄至多樹兵以爲犄角添設備以爲應援全金蓋卽

以全遼陽數十萬人之命亦以保登萊天津  
數十萬鍾之粟勿謂遼陽爲獨重而視金蓋  
爲緩圖也

四曰固山東遼待食于東省東省安則遼安東  
省足則遼飽矧登萊爲江淮浙直咽喉而清  
德爲水陸舟車孔道扼要路則可以保障東  
南列營屯則可以應援西北今括枯地之毛  
以供海運又竭窮民之骨以益新編兼海內  
諸艱駢集之勞當諸路紛至沓來之苦夫遼

陽與山左非有星淵之隔也攷之綱目建隆  
中女真嘗自其國泛海至登州賣馬漢人馬  
植馬政高藥師呼渡自登州由海道通金人  
金人遣使入宋不絕後使李善慶泛海至登  
約宋攻遼故道甚習蓋一城而以新招九千  
兵守山東之百十餘城散如着面之黑子浮  
如滄海之一粟然兵雖撥兵船器械于何辦  
盔甲于何造兵以實數加添餉以虛名相應  
如乞食貧兒猶持空鉢一日無糧兵不可聚

職安得有點金之術耶再照旅順爲添兵一  
萬以保障登萊護持運道之計查旅順一小  
壘恐不能容萬人虜如截糧道則直抵海州  
從海州直抵皇城島不必遠由旅順虜如乘  
風而犯登萊旅順之兵不能救援且虜之患  
金蓋也從陸而水兵在船有難援應旅順汛  
地正及皇城島五百里之內未能護持運道  
登萊形勢蜿蜒海中面面皆海須得水兵防  
禦今水兵調發遼陽而新募之兵皆陸兵非  
水兵也合無將旅順萬人分其半以泊登萊  
與旅順互相會哨再得智略著聞謀勇兼擅  
如福建叅將沈有容者帶領閩中水兵于登  
萊防守又擇健而能鬪如周家橋把總金冠  
者練兵于王徐塞防守則長鯨不敢跳躍聲  
勢遙連金蓋而山遼自可恃以無恐矣

五日餌西虜中國攻夷則我弱彼強偶拙而我  
當其害以虜攻夷則地醜力齊彼損而我受  
其益故我激之使怒兩斃而收卞莊之功或

挑之使爭相持而收漁人之利今建夷滅北  
關而犬羊起狐兔之悲腥羶抱寇仇之憤東  
激抄巴西結虎憨使之攻殺策之最上不待  
智者而知也邇聞黃台吉差通夷代叩願自  
將精兵六七萬再起達兵十三萬與中國出  
力誓盟擒賊我不能犒勞聽其與建酋相通  
奴與虜和而遼之患滋深矣夫開鐵破而遼  
陽虛乃賊不卽攻者非真懼我之威也北關  
雖平衆心未附能割金白之命而不能結西

虜之懽恐強胡之議其後也而不知今以開  
鐵擄掠之財厭虜部貪饕之慾取之中國者  
還結黨以攻中國彼無亡矢遺鏃之資而有  
同類呼朋之勢始投我而我不收棄之以資  
敵欲殺彼而彼反納迫之以操戈坐失事機  
害將益熾竊恐河東棄地盡爲羣胡秣馬之  
場門前之虎方驅門後之狼復進興言及此  
真堪太息國家雖空乏何有于數十萬之費  
有如夷虜交訖將來所費十倍于此可不及

時聯屬諸虜歸我戎索以從撫臣之請哉  
六日保朝鮮金蓋一道直透正南與蘇常相對  
欲犯登萊天津由朝鮮爲最便夾護

神京亘此一國于江洋大海之間其在建夷則  
門庭之敵國也往金人入犯必先結高麗高  
宗卽位慮高麗與金人通命迪功卽胡禮使  
高麗以間之又令浙東總督楊應誠諭高麗  
王楷之不受詔歲朝賀于金金使每至必書  
其爲南北所重如此今朝鮮以一萬三千人  
死敵而我僅以萬金卹之以數錢之銀易一  
人之命我之恩未能使之懷而奴之威反能  
使之惕建酋懼朝鮮爲腹心之患必稱兵以  
去其所忌恐金白旣亡之後卽及朝鮮我不  
能畢力以固其存而且嫁禍以速其亡萬一  
朝鮮轉入于建酋則登萊失一面藩籬而江  
浙直添三面敵國此其所關中國安危甚鉅  
須持危定傾多方存恤練舟師于鴨綠可遏  
烏龍新造之戰艦演士馬于玄兔可備王京

不特之寇患保朝鮮卽保我封疆旣不失同  
患相憐之誼又不失以大字小之仁在朝鮮  
必感恩圖奮奴亦不敢長驅以忘內顧矣

七日先激勸自奴勢披猖而遼左摧城棄地損  
將隕師國朝二百年未有勁敵彼東倭西播  
有此屠戮敗亾之慘乎曩議復朝鮮者封伯  
爵賞萬金滅奴者當議封侯之賞而僅僅拘  
泥常格彼李成梁何以封伯而不以賞成梁  
者賞滅奴之人也都督劉綎之赴援也職任  
江西布政力爲促行家丁無糧括帑以贍之  
在途乏食又解銀以給之乃千百壯士以隨  
行僅一二孤嫠以返舍身塗草莽悵馬革之  
何存血染黃沙飽狐狸以充腹當其深入也  
破奴數寨見中國猶有人及其身歿也川兵  
二萬獨當關而可恃忠勇如斯勞勩如斯尚  
靳半通之綸未聞萬戶之賚無信賞信罰之  
成規釀可逃可降之敗局何以慰九原而拭  
三軍涕淚乎職屬都司周義原非海上練兵

之官以義切急公勉之使赴委領登州水兵  
出關應援清河失陷人民一空獨賀世賢周  
義徐九思三人死守本官殊非畏縮者寬奠  
喪師以原奉將令札營搜山護糧不卽應致  
被查叅未聞部覆革職今竟以新官補缺俸  
廩旣難重給公署未免那移行者如在途之  
馬望萬里以奔馳居者爲失巢之鳥繞三匝  
而無托夫廢官尚圖陞官見任忽爲原任職  
憐其妻子啼饑安得無一言爲義剖明出處也

八曰恤軍士客兵與土兵不同客兵者撤妻子  
離鄉井非應募則召選來者也計歲月而懷  
歸望天涯而念別人情乎我必如家人父子  
聯爲一體而後可以結其心亦必衣食豐盈  
勝于故鄉而後可以用其力今也靡室靡家  
載饑載渴朔風凜冽九月誰爲授衣異域淒  
涼兩歲不聞家計進則強奴之暴畏犯退則  
上方之劔必加于是開鐵成髑骷之塚遼陽  
分人鬼之關乃漠漠悠悠誰爲顧恤西兵抵

通尚爲露處征夫枵腹徒令餐風且新兵之  
餉儉于東地之糧誰肯辭本鄉有餘就他鄉  
不足饑則思逃恐東方狗鼠滋煩極則思變  
若涇原菜餒可鑒職不暇憂夷虜而深憂禦  
夷虜之兵當事者勿以職言爲孟浪也

九曰廣官僚昔播酋楊應龍肆惡一州堅距海  
龍圉一自守之虜耳乃官軍分爲八路督撫  
設有四員監軍督餉紀功司道一十六員監  
紀府州縣官十員兵馬三十萬而會計川湖  
貴費止三百三十八萬七千餘兩何兵多而  
費省耶上之有督撫監臨次之有司道稽覈  
下之有府州縣經管官多則各持其柄而無  
所營私人聚則各效其竒而可以奏捷遼陽  
用兵支餉紀罪覈功兩院不得不委司道司  
道不得不轉行府佐此二三同知通判推官  
又多科貢出身限于資格賢者不得盡展其  
才不肖者或因之爲利由是錢糧積而收納  
不能如期軍民竄而沿海不能偵察委多金